

城市 影像设计

城市设计与设计学院

跨越：从自然形态到设计图形转化、的快通道

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我们的公共艺术在哪里

王水泊访谈

真实与虚拟：数字时代的演员们

城视 City Vision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中央美术学院
城市设计学院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CITY DESIGN SCHOOL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视 / 黄建成编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356-2756-8

I. 城... II. 黄... III. 城市规划-设计-高等学校-教学研究
IV. TU98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76893号

城视 City Vision

责任编辑: 周 健 陈秋伟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6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 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56-2756-8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
厂联系调换。

TU984.1/36

2007

城·视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City Vision

湖南美术出版社

3 卷首语

-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文 诸迪
- 5 发展中的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City design school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development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教授在城市设计学院讨论会上的讲话
- 7 设计及其教育
Design and design education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文 诸迪

一、城市形象

City image

城市视窗

City kaleidoscope

- 8 1. 热议“发展中的城市文化形象”
A discussion about the city culture image in development

定义空间

Define space

- 12 2. 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文 王中
Public art and urban culture

- 20 3. 我们的公共艺术在哪里——城市形象与公共艺术作品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张浩达

Where is our public art

- 30 4. 巴塞罗纳——奥运会与城市再开发 文 空白
Barcelona —— Olympic games and city re-exploitation

- 40 5. 城市形象的意义 文 卓凡
The meaning of city image

二、城市影像

City video

隐秘的眼睛

Mystery eyes

- 46 1. 电影让我们美梦成真——王水泊访谈
Film helps our dreams come true

- 50 2. 编织者瓦尔达 文 杨子
The knitter Varda

虚拟的魅力

Fascination of simulation

- 56 3. 真实与虚拟——数字时代的演员们 文 谭奇
Trueness and fascination —— actors of digital time

- 62 4. 一部风格独特真挚感人的动画片——《老伴》 文 晓欧
A stylish and affecting cartoon —— lover

卷首语

众所周知，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城市化的时期，就世界范围看，100年以前，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个比例提高到了50%。而在这其中，仅在2000年以来，中国就发展了数百个新的城市，每个城市的规划人口数都超过了40万。一个“动态的而高速创造”的城市文明正在形成。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态度、生活方式都发生着极大变化，日益呈现出一种个性化、时尚化的特征，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成为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是中央美术学院着眼于城市文化发展的前沿，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新问题，以及新兴的社会需求而创立的，她以这种个性化、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作为自己专业发展的依据；以城市形象设计、城市生活设计作为专业取向；以“城市、时尚、青少年”为立足点；以“推崇新异，关联社会”为宗旨。在教学上强调设计与工艺、平面与立体、学术与时尚、创新与应用、教育与产业的结合，培养具有策划、设计与经营能力的创业人才，力求在设计教育中形成自己的特色。

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有了自己的学术展示平台——《城视》。她将以积极的姿态展示自己的探索成果，打开一扇与外界交流的窗口，搭建一个学院与社会，教育与产业，学生与设计师之间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在讨论和交流中不断成长。

我们期待着城市设计学院的快速成长，也期望《城视》成为激发师生开展研究与创作的动力，成为蓬勃发展的城市文化中的一隅，成为设计交流中的重要桥梁！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诸迪

三、城市表情

City expression

传达技巧

city symbol

- 64 1. 跨越“从自然形态到设计图形转化”的快通道 文 马俊诚
Speedway between natural configuration and designed form

城市符号

City symbol

- 68 2. 城徽设计中的城市文脉观照 文 吕中元
City culture venation in city symbol design

四、城市时尚

City fashion

时尚宣言

Manifesto of fashion

- 74 1. 反返·时尚——设计对时尚应有态度 文 郑韬凯
For and against fashion

特色空间

- 76 2. 陆明欧洲行记
Travel notes of Europe by Luming

五、十七岁课题专栏

Seventeen column

- 82 1. 十七岁课题前言
Summanriazttor
- 83 2. 17岁课题优秀作品展示
Excellent works

六、为中国设计专栏

Design for China

- 88 1. 为中国设计课题前言
Summarization
- 89 2. 为中国设计优秀作品展示
Excellent works

七、设计情报

Design information

《城视》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诸 迪
副主编：黄建成 王 中
编 委：王 中 王水泊
王启中 司徒兆敦
吕中元 苏高礼
余秉楠 庞邦本
林学明 诸 迪
黄建成 曹小卉
温德斌 韩家英
彭 峰
(按姓氏笔划排列)

特约编辑：陈 晴 龚 薇 潘洁卿
封面设计：韩家英
版式设计：董肖娴 陈 晴

发展中的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编者按:

整理自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教授在城市设计学院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 未经本人审阅。

城市设计学院自2002年建立, 几易校址, 历经坎坷。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 还是在保障教学的基础上坚持下来了, 而且发展得不错, 为此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我在这里要由衷地向诸迪院长和在城市设计学院工作的老师、职工们表示感谢, 也要向同学们表示感谢。

对城市设计学院的办学, 主要说以下几点:

一、关于办学特色

城市设计学院要向什么方向发展才能使我们在未来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学院, 这是需要有总体策略的。这些问题也经历了不断思考、逐步明朗、逐步清晰的一个过程。最开始是想把它作为本部设计教学的延伸, 这样能够扩大设计专业总体学生人数, 并且对设计教学的质量提升会有好处。这是从规模和效益出发的考虑。后来, 我们感觉到城市设计学院的专业设置应该与本部设计学院有所不同, 要拉开距离, 否则就重复了, 办学的意义也不大了。于是决定在开设专业上应与本部有所互补, 所以开设了一些短、平、快的专业。比如, 家居设计、传媒设计、动漫等, 这些专业本部不能马上就开设起来。总之, 我们希望能找到更明确的目标, 使城市设计学院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我感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 “时尚”正逐渐成为一个产业。同时我们要确定的目标是要具有未来意义的、前瞻的、具有发展潜力的目标。很多人说日本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了, 其实大多数人忽略了它文化产业的出口增涨。被称为“酷产业”的文化产业中的“时尚”产品, 在日本的出口总额中已占到很高的比例, 甚至超过汽车产业。这使我想到, 我们是否能立足城市, 面向青少年的特殊需求, 结合时尚文化产业的理念, 寻找城市设计学院的办学特色。城市设计学院的口号“城市、青少年、时尚”就是由此而来。

现在青少年的消费市场巨大, 十七、八岁的女孩更是占据那个年龄层消费的大部分。但是许多公司做大人的生意, 针对孩子的还比较少, 我们是否可以以此来做呢? 将“时尚”作为教学核心理念之一, 将“时尚之需”作为教学的核心方向, 一定会有很多人表示怀疑甚至反对, 但是城市设计学院作为一个从头开始的新学院, 也许可以考虑拿来实施, 这样才有可能走到前面去。在其他院校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教学口号之时, 我们就开始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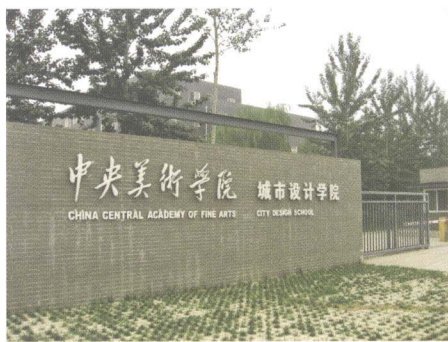
我们也曾讨论过, 本部的设计学院口号是“赶超主流”, 城市设计学院起步较晚, 我们就选别人还未走过的路, 因为我们就是一张白纸。对于中央美术学院而言, 两个设计学院的方向是互补的关系。说不定10年20年后城市设计学院的偏窄小径会成为未来的大道。

过去, 精英与媚俗是对立的两面。20世纪上半叶, 西方艺术思潮就是打着推翻贵族文艺的旗号, 打着反对精英化的旗号, 走向波普。这股浪潮直到60年代才平息。这种革命的针对性, 是因为有相对明晰的文化精英阶层和上流社会的存在。后来进入信息时代, 进入艺术上的后现代时期, 在20世纪的晚期, 精英与媚俗之间的界限就被逐渐打破。在艺术家中大家知道杰夫·昆斯, 他曾说道: “劳森伯格只是把可口可乐画在画布上, 以此表达他对商业社会的看法, 他是画商品。而我是把自己当商品卖出去了, 我比他更前卫, 更像艺术家。”他以前是一个股票交易市场里的小角色, 与艺术无关。当时的批评界指责声连连, 但是批评再多也无济于事, 依然不能阻碍他成为声名鹊起艺术新星。这种现象如果往深层看, 其实是艺术发展路径方向的转变。是艺术在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理念框架上的改变。精英与媚俗的对立, 这一现代主义理念的主要支柱到六七十年代后被撤换。由于这种精英与媚俗的对立被瓦解, 借助商业之手, 时尚正成为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原来时尚是不受精英们所重视的, 甚至是被唾骂的媚俗的潮流, 现在风向在改变。我们将“城市、青少年、时尚”作为城市设计学院的理念和口号, 正式作为一个美术高等学府的教学目标, 恐怕这是欧美的学院也做不到的。

今年, 我们还在城市设计学院名下招收了“建筑与城市文化形象设计”专业的第一届博士生。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创新专业, 它介乎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之间, 是侧重于大片建筑与景观的总体设计, 侧重于外观的艺术性和文化氛围的营造。这个专业定向可能全世界其它地方都没有。因为中国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面临大量的难题与困惑, 文化界批评意见很多, 但具体办法都想不出来。所以我们想在教学实践上努力一下, 看能否走出一条具有明示性的路来。

二、关于学生培养

关于城市设计学院办学要“如何做”, 这点恐怕是领导们想得更不够全面完整的部分。刚才指出的理念本身也在生长过程中。一个比较笼统的想法是既然我们的定位是创新的、前卫的、前瞻性的, 那么我们的操作体系也应该是前卫创新的。我们可以给予城市设计学院老师的教学探索以最大的自由, 没有条条框框。这其中包括师资队伍的建立, 专业设置, 专业间的关系, 基础课与专业课的承接划分, 基础课授课的方法和内容, 专业课授课方法和内容,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大门



城市设计学院校舍及操场

办学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办学培养目标的确立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最后定下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我曾经和诸迪商量，是否可以招聘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设计师，他可以非常年轻，甚至年轻到本科刚毕业（本部招收老师的最低标准是要求有硕士学位）。有些年轻人由于英语的障碍，总是不能取得硕士文凭，但是他的业务能力又是很强的。我们能否考虑聘请他来上课。因为我们城市设计学院有一个面向青少年的问题。卖给青少年的产品只有青少年自己来设计才好，设计师年龄大了就没那个感觉了，所以这种定位可能就需要大孩子带领小孩子。这样我们还可以培养出一一种新的师生关系。

我曾经说我们能否试着设立几个实习岗位，比如专业好的学生，或者在社会上有些名气的学生，我们可以设立所谓“实习教授”的职位，让年轻人拿出自己的理念，工作是真的，工资是真的，但职位是虚拟的。像这样的做法，或许是可以用在培养学习设计的学生上的。美术学院本部的学生多少有一点好高骛远。我们能不能培养实干一些的学生。在培养设计师的基础上是否还能开阔思路，培养一些总监或者“老板”。例如，淄博有300多家陶瓷企业，设计人员没有学专业出身的，致使他们只生产白坯陶瓷，深加工都在海外，那么多从事该行业的人都处在生产线的底端。这是体制问题，也是没有人才的缘故，教学与生产脱节。

这方面的改进工作不妨学习一下国外大学“学生创业孵化器”的做法。学校向在校生提供创业的基本设施，给学生最低的租金，让他们学习如何创业，这种做法值得借鉴。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不仅要培养设计师，还要培养老板。这好像看起来不应该是美术学院该做的事情，但很可能正是这些事情，可以成为我们城市设计学院新的增长点。

我认为包豪斯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城市设计学院一些启发。“师心不师迹”，学习它的精神，而不是学术理念。但当时，他们敢于做其他各大学不敢为之事，敢于把工匠与艺术家的界线打破，而侧重培养重实际的“工匠”。他们的理念中有三大目标，其一强调工匠与艺术家联接起来，其二强调工艺的地位，其三与工匠的带头人及全国工业界建立持久的联系。我刚才所说的培养老板，就类似这种意思。我们这个时代与包豪斯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要把我们的审美训练与信息化时代要求结合起来。这意味着我们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会。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就可以成为引领风气之先的人。

三、关于管理机制

中央美术学院的本部各分院都是集中管理，但我们鼓励城市设计学院在管理上有更多创新，更有灵活性。未来还可以尝试更现代化、更有效率、更合理的管理方式，在体制改革上做更深入的研究，更大胆的思考和变革，使学院的管理更加合理，效率更高。在这方面大可以走在本部前面，避免集中管理的一部分弊病。我们甚至可以尝试以国际通用的办学模式来办学，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条件。在管理改革方面，我希望城市学院要走在本部的前面，要更有创意，更先进，更加国际化。

世界上有许多名校也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初创时期，都曾有过规模小，资金少，管理混乱等阶段。比如，哈佛大学在最初也只是由三、四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型学校组合在一起，其中也有经济困难和管理等问题。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有了一位校长，改变了哈佛的命运。这个校长在哈佛工作了30年，是他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带领一个以本科为主，少部分硕士生的小规模学校，终于办成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后来又经几任出色的校长逐渐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取得今日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所以在这短短的三、四年内，我们遇到的困难相比其他一些国际名校创办之初所经历的曲折还算好的，我相信城市设计学院一定能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越办越好。

Design and design education 设计及其教育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文 诸迪

这里所谈的“设计及其教育”，准确地讲，是“今天的设计及其教育”，与诸位设计师所关注的比较具体的设计课题相比，这好像是个大而不当的题目。在此我只是想提出一些现象来供大家思考，因为这些现象正在或将要影响着未来的设计及其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存在什么结论，只是有助于我们重新梳理一些好像已经熟知的“概念”，理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这个特定的时候，对设计及其教育的宏观的、整体的审视，可能比解决一些具体的设计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与中产阶级兴起促进了新兴的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

众所周知，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城市化时期。就世界范围看，100年以前，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个比例提高到了50%。仅在1999年一年之内，中国就发展了500个新的城市，每个城市的规划人口数都超过了40万[注1]。一个“动态高速创造”的城市文化正在形成。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可以说人人是万元户。据预测，到2010年，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将占全部城市家庭的45%。中国社会科学院则在2004年作出推测，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总人口的19%，约2.5亿，其标准是家庭财产在15~30万元之间。虽然在学者当中，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定义和限定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就一个新阶级或新阶层的出现，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中产阶级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审美品位和感知模式。“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出现于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的西方社会现象同样在当代中国得到体现。严格地讲，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理论家们所说的“消费社会”，但是消费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已经在局部出现。在这审美化进程中，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改变，现实被审美时尚化，消费者们实际上不在乎获得产品，而是通过购买使自己进入某种美的生活方式。中产阶级正是这场审美化进程中的主体。

这一进程，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审美对象和审美范围，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一个以时尚文化为代表的新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价值体系正在生成。我们还来不及对此进行总结与归纳，这显然对传统的设计教育中的评价体系提出了挑战[注2]。

二、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东方文化、东方审美理想与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设计是文化的表象，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以其迥异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一直占有特殊的位置。其文化观念和主张为人类文明多元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学者认为，未来世纪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要靠东方智慧，而东方智慧的根源正是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及西方文化的强势下，保持文化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既面临着与西方共同的问题，也有着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解读和理解。怎样保持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把东方的文化理念和审美态度转化成设计上的创造力，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形成我们独特的主张和文化竞争力，这是今天设计教育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信息化时代的知识更新与可能性

信息时代的快速到来，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广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以及思维习惯。科技的发展，丰富了人类的认知手段，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认知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综合、立体和多元化。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认知空间的不断扩展，也在人们面前开启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未知领域，原有的老知识结构与系统在这个丰富的、立体的、巨大的新世界面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在还不甚丰富的、新的设计实践中总结、积累、创建具有信息化时代知识特征的新的知识结构与系统，是个世界性的课题。对于中国设计教育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历史性的机遇。

四、设计在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及对设计师要求的转变带来的设计教育的变革

设计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表征，在引领人们的生活与审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继高科技产业热潮之后，以设计为核心元素之一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解决就业的突破口。据北京市官方公布，2005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总资产已经达到了4537亿人民币，2005年创造的增加值达到603亿元，占全市GDP的8.8%，实现利润103亿元，实现税收116亿元。北京市计划在2010年实现增加值1000亿元，占GDP的10%，能够解决20万人的就业。同时，北京计划在城区内400万平方米的老旧工业厂房寻找经营、投资者，将这些产值减少的工业厂房变身成为创意产业的新型基地[注3]。

设计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前所未有的地得到了政府及社会的认同与关注。“设计”也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审美观念的阐释，而更多地关注于有效地解决问题，以及对发展进程的预测与控制。它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变得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人们对设计教育的需求也呈现出持续的、高涨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大陆目前有700多所院校开办了设计类专业，占院校总数的2/3，每年招收学生15万人左右，各类在校生接近百万人。设计教育正处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也进一步说明设计师作为一个职业，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重。这对传统设计教育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培养模式上都提出了挑战。这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考验，需要认真予以对待。

五、结语

综上所述，这些现象正在或将要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设计及其教育。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个充满了诱惑与挑战的世界。未来需要一大批充满理想与才华的设计师投身其中。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责无旁贷，更需要加倍地努力。

[注1]: 引自《城市的演变》P6, [英]肯尼斯·鲍威尔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2002年6月第一版。

[注2]: 部分内容参考了洪幸娥女士的论文《颓废还是诗意地栖居》, 特此说明。

[注3]: 上述数字引自2006年北京首届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宣传资料。

(摘自作者在“台湾2006视觉传达设计国际艺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论文)

A discussion about the city image in development

热议“发展中的城市文化形象”

中国的城市建设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在发展，然而以历史的眼光观察，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开始。新的建筑每天改变着城市的天际轮廓线，旧有的城市肌理遭遇到极大的冲击。在感受到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社会各界人士同样感到忧虑。严重的城市形象趋同、丧失文化特色、不顾历史和人文地理环境的模仿抄袭和重复，使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如何能使城市完成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历史使命。

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学术论坛——“发展中的城市文化形象”，在中央美术学院隆重举行，北京市副市长、规划委员会主任、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刚、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以及20余位来自文化艺术和规划建筑界人士，出席了为期一天的盛会，就诸多城市化进程中的新问题和显示可行的建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广泛交流。

在这次论坛上，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城市研究的博士班，也是中国第一个建筑与城市研究专业博士班第一次整体亮相。他们将以规划师的眼光、建筑师的敏感、工程师的精确、艺术家的激情、科学家的理性，深入地研究当代中国城市问题，并通过机制的改进有意识地寻求与实施新世纪中国城市的可能发展模式。

我们在这里节选了一些会议的内容提供给读者，希望更多的人能由此开始关心我们的城市又化发展，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可爱。

集思广益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潘公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城市化进程全世界瞩目，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之快令全世界都非常惊讶。正是在非常快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在拉近，城市在迅速地扩大，城市的文化形象特征也正在迅速地丧失。对于这种情况，整个文化界、建筑界、规划界都非常关注。有很多文章说，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正在不断地复制或者大规模地复制在整个世界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弊病，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当中随处可见或者说表现得非常集中。

有不少媒体把城市文化形象作为主题在进行讨论，全国政协文化组的专家们每年也都谈这个议题，每天都在批评，大家的牢骚很多，火气也很大但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所以造成每年批评的话都差不多，五年前就说过的因为没改善五年后还得说。中央美院的艺术家比较敏感对城市的形象问题，对城市的文化问题都比较关心。所以我们想能不能做一点点比较实际的事情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一点点微薄的作用，能不能找到一两个切入点或者找到一些思路 and 办法。对这件事情做些研究或者做一些建设性的努力。

出于这么一种愿望中央美术学院今年(2005年)与北京市规划委陈刚主任一起招了五名博士生，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叫做“建筑和城市文化形象研究。这个班的五个博士生绝大部分都是规划部门的操作者，甚至是重要领导，这说明规划部门第一线负责的同志都意识到城市文化形象对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大家都愿意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当中问题的解决动一些脑筋，花力气做点尝试性的努力。博士生班建



立起来了但是这个博士生班能不能做出实际的东西来确实心中没底。我觉得最难的是博士生班到毕业的时候最终会有什么效果，最终会拿出什么东西来，作为导师我是挺忧虑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召开今天这个研讨会想听听各方专家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设想和思路能对博士生班的教学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的100年当中城市问题、城市规划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并对城市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几十年的探索。但最终好像还是回到了起点去寻找最初的自然有机生长的城市规律或者说是城市的肌理形成的过程企图找到一些可以梳理的东西。可是就连回到起点的努力也遭到了批评。比如给我们设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日本建筑师就认为试图寻找最终途径的努力是徒劳的。我想建筑界、规划界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历程对我们是有很大的警示作用的，就是说几代天才建筑师都未能找到出路何在，对于中央美院这样一个外行，要做那么多天才都没解决的事儿这个事情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难题做。所以我作为博士生班的导师觉得压力挺大，这是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角度而言。

中央美术学院跟规委合作办这个班也不是全无优势比方说在审美经验，包括审美的训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氛围有点优势，对于文化的兴趣和对于艺术的理解上我们有点优势。另外这班博士生都在第一线操作岗位，他们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把握恐怕是最专业的。对于让我们感到忧虑的现状，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还是想做而且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想请诸位专家多给我们出主意，也是为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困惑出主意。



功能性与精神性

北京市副市长 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博士生导师 陈刚

我对北京而言有点发言权，毕竟在专业领域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失误也有我本人一份，也有成功的地方，但更多的是愧疚。我们现在所处的是非常特殊的时期可能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都没有像中国像北京这么快这样多层面。信息化和工业化以及原始的农耕社会形态同时在我们管辖的北京城的图纸上出现，离开北京市不到20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原始的村落。

北京目前在建的工程有1亿多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很多城市几千年积累的也没有1亿平方米。刚解放的时候，北京才4000万平方米。这么快的速度在改造着我们的环境摩天大楼要起来绿地在缩小，道路就像变魔术一样地铺开。

在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文化丢掉的太多，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还是对现代文化的发掘和创新都照顾不周，留下了很多遗憾，最后造成这个城市很不适宜人居住。缺乏吸引力，城市变成了功能性的城市。北京从历史上讲就不是功能性的，而是精神性的。从建都开始，其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但是现在我们的城市环境看不到太多精神的东西反而物质的东西太多，每一样东西建出来以后都是非常明确的功能性。所以很多人开始寻找精神，我们也在寻找。

我们希望能够在北京快速发展的机遇里改善些什么，特别是这次奥运会建设奥运中心区又要重新设计一个像故宫那么大面积的地域。当年明清北京城的设计现在留下了永恒作品，今天给我们留下中轴线北方这块地方得到了一个机遇这么大的面积且建设规模远远超过以往。而在这个工程背后驱动我们行为的精神力量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内涵支配着我们呢？我们不希望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一两个国际大师，北京要吸收和包容，但是我们的文化不能交给他们。

我觉得居住在北京的人对城市的文化环境的需求其敏感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城市。北京仅大学生就70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外地特大城市的全部人口也就是70万人。我现在非常推崇杭州的宜居环境，北京现在的目标也要叫宜居城市，只是北京要建成宜居城市的代价要比杭州大若干倍，因为我们的生态原本就不宜居，如沙尘暴、水缺乏等等，但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

交通环境本身也是问题。为什么堵得这么厉害？因为北京城从开始就没有为车辆准备。现在北京已经有260万辆机动车了，城市所能提供的道路资源仅仅能支撑100多万辆，城市200平方公里全是日城路网格局完全不是为机动车设计的。交通这个题是最难破的，我们不能把城市整个让给交通，不鼓励用小汽车支撑城市的发展那是恶性膨胀，是最浪费的方式，还是要搞地铁。

我觉得过去政府在城市文化方面是失职过度失位太多，而不是干预过度。政府的干预不是政府自己画图而是制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要听大家的意见不是几个人能拍板的。

记忆

凤凰卫视总策划 王鲁湘



1999年我给中央电视台做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片的时候，专门包了一架飞机，一个摄制组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中国航拍一遍，我当时是这个节目的总策划和总撰稿。我对这个摄制组的要求就是：每到一个城市都要拍两个城标，不管拍到什么，至少拍两个城标，一个城标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城市的城标。比如，到了北京以后像天安门或者北海公园的白塔，每一个城市在作为明信片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城标，一定把这个东西拍下来，因为这是很多代人对城市形象的共同记忆。只要看到它就知道这是哪个城市，性格非常鲜明的——地域的、文化的、历史的标志性的东西非常鲜明。二是再拍一个90年代以来我们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城标。结果拍回来以后大家非常感慨。首先很多城市过去共同记忆的老城标找不着了也许在地表上还能找着，但是在飞机上找不着了，被淹没了。有些

可能被毁掉了而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地标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它进行辨识。为什么？所有城市的新地标都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这个城市里投资规模最大，楼层最高的那座楼而已，这座楼无非就是玻璃幕墙，没有任何个性没有任何可以辨识的地域的文化的历史的特点，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都可以。这几十分钟的片子编下来以后就感觉到非常难我原先想的是飞机飞到哪个地方然后解说词跟过去用不着做更多的所谓指定性的解说。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不仅要做出指示性的特定解读，而且画面上必须始终挂上这个城市的名字否则观众就不知道这是哪儿。

还有一个记忆是拍摄《寻找远去的家园》这是2000年在凤凰卫视制作的。从湘西的凤凰城出发到了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一直北上，都是沿着过去在铁路出现之前经济相对比较繁华的南北通道。在铁路出现以前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时候有自己的交通干线，这个交通干线的周边和某些节点地区会出现我们所说的古镇或者相对繁荣的古村落。大量中国地表上现在保留的有300年历史以上的建筑其实都是在这些地方。当铁路出现以后，铁路成为组织城市组织地表的人文景观的新轴线，所以这些地方被边缘化，正因为被边缘化就没有受到工业化的干预。因此。一百多年以来它们相对完整的保留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明清时代的记忆。当时这个名字叫《家园》，在走的过程当中发现不行。该叫《远去的家园》，后来发现还不行，再加个动词，成了《寻找远去的家园》。为什么？即使这些远离工业化。远离了现在工业化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边缘化了的地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文化记忆、历史记忆也正在消失。农民在自发地对它进行改造比如说像福建的土楼我们到那个地方正好拍到了政府下令把这十几年来在土楼周围建的新的农民房子统统拆掉政府进行有限的赔偿。为什么因为当时福建和我们国家建设部正在办理土楼申报世遗事宜市里官员要考察市里有规定作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的周边半径多少内不允许有什么东西因此全部拆掉。

这种情况非常让人焦虑，一路我们对农民的采访，对城镇居民的采访，包括对地方官员的采访，还有对一些文化学者、建筑学家的采访，我们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很难统一意见，而且很容易动感情，这个问题很难进行理性探讨，说着说着就容易动感情。因为居住的问题和人的相关性太大了。

我有时候出去散步看到个街心花园或者某个街角上种的草地还用铁栅栏保护起来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不要践踏草地，但是不久你就会看见定有条小路从草地上踩过去甚至两条三条。这总使我想起老子讲过的一句话：野有大道而民好径。原野上本来有条大道，但是老百姓不会走，老百姓定要走直径，寻找最短距离。政府好大道而民好径。老百姓对自然方便有种偏爱凡是过去的古村落，古城镇除非是军事性的城镇和王城帝都。一般政府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深入到小村落和小城镇的规划上，但是如果那个地方有个比较强大的家族势力。这个家族势力会成为地方秩序的规划者。因此，在那种地方你就会发现秩序是主要的，尽管规划的规模不是很大，和我们现在的城市无法相比，但它是规划性的。在些偏远的地区，比如说湘西地区，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村镇就是自然生长的，可能先有户人家在某个节点上立了个桩子、建了个房子、然后慢慢的你接我我接你，顺着自然本身给予你的环境就生长出一个古村镇来这就是民好径很典型的例子。

在城市的规划和城市的文化形象中其实这是两种力量，当政府力量强大得很的时候它就会过分的强调几何秩序，就会基本上忽略掉或者完全不顾及到老百姓好径的心态和心理。我觉得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最喜欢台北，为什么？台北是个自己组织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它是市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政府的规划政府的设计，政府的主导在中间的作用不是很强大。可是到北京就发现，在北京的城圈之内过去是城墙后来是所谓的几环，这种城圈之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政府的力量，这也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后来为什么慢慢变得不那么可爱，你在这个城市里穿行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你作为个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会觉得很不以我为本。

所以，我觉得城市文化形象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超大城市的规划中需要有超越个人和民间组织上的政府力量进行组织和介入的时候，能够认识到自己对几何秩序偏爱的局限。还有整个大的规划中所谓文化导向的问题，文化象征或者文化意向的问题现在的所有省会城市已经大大超过了古代的任何城市，但是所有这些城市只是机械地堆砌钢筋，水泥玻璃，整个城市规划中间看不出生命体，而这个其实在过去西方社会和中国的东方古代社会里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比如说都城，长安洛阳开封和北京这种大的都城都是按照中国古代文化中最高的图式——叫做宇宙图式来规划的。那么大的城市规划是怎么出来的？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就对天象的模仿，古人所理解的那个宇宙图式那个宇宙秩序，把它直接摹仿下来放到地表上，成为我们都市规划中间的一个指导思想，尽管他对宇宙图式的理解在今天的天文学看来还比较幼稚，但是却给予了我们一个文化的，甚至艺术的想象空间和生存空间。



我看历史洪流中的城市规划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 郑培凯

我是研究历史的，总要讲讲历史背景文化发展文化变迁的脉络。我最早来到国内是1976年文革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30年来我不断地看到国内的发展，一个外面人观察到一个地方30年的变化这些印象很深刻。记得1976年我所看到各地的面貌还是1949年的面貌我们的城市还有自己的个性却没有自己的容貌。还有个很深的感受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讲政治挂帅，文化个性其实是受到很大压抑的。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能够把自己的个性自由发挥了，可是经过这50年、甚至更久点（从晚清以来，整个文化大的变化主要是政治原因。我们的文化个性其实已经有了整体的变化，讲不好听就是受到了很大地摧残，讲得温和一点就是有很大的压抑或者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文化个性整体发挥已经不够强烈了。比如说在古代我们的村子有一棵500年的大树没有人会去砍，这棵大树就算村里老百姓没有什么知识也不会让你砍这棵大树。可是，近百年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文化承继的使命感了，这才造成在过去20年整个新城市运动发生的时候变化有点太快了，但又没有个很强的力量说大家都站出来停一停等等。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而是这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现象，历史的洪流其实很可怕。

我们现在的城市没有自己的面貌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丧失掉一种文化长期凝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我们现在要重新拾回来。到了21世纪，中国人的确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反思我们要有面貌的时候同时要有个性，我们也发现我们是应该有个性可是对于个性我们强调的可能稍微弱一点。规划现在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虽然说新的城市已经建起来了，已经到了尾声，可能没有办法改正但是这个社会还是政治挂帅的社会，力量还是蛮强的，所以在规划的过程当中起作用的其实是政治力量，在这点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别的社会还要大。因为现在这个城市就算建成20年，将来还有200年、说不定还有2000年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个长远宏观的文化考虑，我觉得在规划上还是能够发挥很大的效应的。



从台湾的教训看城市文化发展中的市民力量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教授 夏铸九

我想说一说的是台湾的惨痛教训。台湾本来是漂亮的，但经过了50年的快速发展现在成为了“废墟台湾”。我不是夸张，真是难得的丑，全世界很难找到像台湾这样的。但是我看大陆现在正在努力地追赶台湾，或许台湾“惨痛教训”可以帮一点忙避免错误的重复。1970年代开始是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化快速地进行，但是基本上国家的政策是百分之百放在经济发展上。2000年以后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批评非常多，可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经济发展挂帅，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忽视，这个过程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创造性破坏。

大陆的问题有点不一样。如果说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城市文化是忽视的，那么大陆给我的感觉就是资本的力量加上国家的力量。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城市改造大体完成，这个改变除了少数一两个城市，大部分真的是惨不忍睹，力量真的很大。文化性格改变了城市改变了市民，却很长时间没有被建构起来。可是市民终究是城市的主人，他就生活在里面，有些是刚进来，有些已经好几代，城市应该是人人都可以指点江山，这是它的特性。我觉得中国讨论城市的问题还要考虑刚刚进城的人，他们应该是市民他们有作为市民的权力，不应叫做民工。城市是他们的劳动营造出来的，但是他们今天几乎没有分享他们营造的财富。这个问题是必须面对的。不然就是可持续性的发展，我们讨论城市的形象只是一层皮，没有碰到形象很深的问题。其实是关心人的心里怎么想象这个城市，一碰到主体问题就要问这是谁的城市？谁是市民？这个问题值得再讨论。

本文节选转载自《北京规划建设》2006年第二期

Public art and urban culture

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文 王中

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当代公共艺术的发展趋势，站在延展的公共艺术视野，强调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与形态的整体介入，重新审视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城市空间的关系。从社会、文化、环境、历史的角度，探讨当代公共艺术营造新城市文化的诸多可能性。

关键词：城市文化 公众参与 公共艺术 城市表情

Abstract

By researching the tendency of contemporary public art, public art wholly intervening the culture and form of a city is emphasized in the view of extensive public art, and relationships of public art and urban culture, urban space are reconsider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forging urban culture with contemporary public art are explored.

Keywords

Urban Culture Public Participation Public Art Urban Expression

引言：

如果说工业化建设的核心目标是“经济”的话，未来建设的核心目标就可以说是“文化”。那么未来的城市文化将如何体现呢？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与人们的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艺术已全面介入社会日常生活，或者说公共生活逐渐走向艺术化。城市是人们的共居场所，是一个大的公共环境，将“公共”与“艺术”结合成特殊的领域，就是为了给人们创造艺术化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走向“公共”的“艺术”将为城市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视野。

城市公共艺术的建设，最终的目的并不是那些物质形态，而是为了满足城市人群的行为需求，给人们心目中树立一个城市文化的意象，它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路径与场景，通过物化的精神场和一种动态的精神意向引导人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城市，公共艺术在营造新的城市公共空间与环境景观的同时，也创造着城市的新文化，让人文精神包围我们的生活。这种城市文化的精神场甚至成为城市风格的助推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全面实施，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就总体城市化比例而言，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尚不足40%，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70%相比，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面对21世纪科技与资讯进步的挑战，可以肯定是在21世纪的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将集中在中国大陆，一个全国范围内通向城市化的趋势将全面展开，可以说，中国正经历一个城市化进程的“大跃进”时期。

然而“大跃进”是一把双刃剑，要在几十年内完成几个世纪的进化过程，我们的城市结构、空间形态、生态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等诸多方面必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问题今天对于中国显得尤为重要。空前高速的城市建设擦除了许多城市的独立品格，而这种独立品格恰恰是与城市特有的都市文化息息相关的。

我国的城市设计理念严重滞后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速度。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经济充满活力是否就是健康的城市？城市规划是否等同于城市设计？我们反复思索一个问题——公共艺术在我国应以什么样的姿态介入城市系统，并通过这种艺术化空间的营造影响城市的人文体系建构，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1999年，英国“城市工作专题组”完成了一份题为《迈向城市的文艺复兴》的研究报告，它被称为“城市黄皮书”。在这份报告中，首次将“城市复兴”的意义提高到一个等同“文艺复兴”的历史高度。

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标志着世界性的城市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被称为一场深刻的“城市革命”，其核心就是“城市复兴”。这一理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在各个城市和地方，不断地付诸实践，该项目的负责人罗杰斯在报告的前言中说到：“要达到城市的复兴，并不仅仅关系到数字和比例，而是要创造一种人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生活。”

欧洲城市从城市的重建、复兴到城市的更新与再建，再到1990年代后的“城市复兴”的理论与实践，越来越强调城市整体设计的核心作用，更注重历史文化与文脉的保存，使之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理念中去。这些，都为公共艺术整体介入城市空间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撑。

2004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报告得出的核心结论是这样表述的：“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

文化的积淀是建立在城市自然增长的基础上的，如何在当下人为地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从中注入文化的灵魂，恢复城市的历史记忆，建立城市的人文与场域精神，营造宜居、艺术的生存环境则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努力方向。由此可见，城市文化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近30年“大跃进”式的高速建设后，出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城市的建设方式从规模向质量的转型，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围将是评价一个城市的重要依据。

新时期城市环境需求带来全新的城市文化需求，城市自身开始将艺术和美作为目标，由艺术营造的城市空间呼之欲出。这能使城市焕发生机和活力，提高城市的美誉度，也激发人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城市和社区。这些需求使得公共艺术不得不从一个单纯艺术领域中飞越出来，“美的城市建设成了当前城市文艺复兴的主题，城市建设由硬件时代逐步过渡到了软件时代”。[1]

公共艺术建立城市友善表情

当下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区，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党的“十六大”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和指示，确立了“创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凸现国家发展高度的目标、方针和路线。在此精神指导下出台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使各城市的发展驶入提速阶段。中国文化以及东方精神向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然而，在片面地追求经济指标与物质文明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淡忘了这宝贵的文化精髓。

“文化”这个词在拉丁语中的原意是“市民”或“城市居民”，从一个侧面表明文化本身是由人类的聚居而得到发展的。城市的发展记载着人类的文明，不断影响着社会总体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文化的发展也将反作用于城市的发展理念。如果说文化与城市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文化就是创造和谐的原动力。公共艺术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文化最直观的显现载体，它可以连接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增加城市的记忆，讲述城市的故事，满足城市人群的行为需求，创造新的城市文化传统，展示城市的友善表情。

[1]樋口正一郎，《世界城市环境雕塑·欧洲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第197页。

公共艺术——一种新的文化取向

“公共艺术”不只是艺术的问题，公共性才是其发生的前提，更牵涉到社会价值、都市更新、产业经济等诸多问题。当“公共艺术”（Public Art）一词在艺术体系内琅琅上口，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时，所代表的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概念，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由西方福利国家引入、强调艺术的公益性格，通过国家权力和立法机制建置而成的长期文化政策。因此，当我们仅关注公共艺术的职能范围，更多的是把它界定在一个较为宽泛的专业领域，没有对“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展开更多的解读，“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价值在我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扬。因此，“公共艺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只是被当作改变城市局部空间的文化快餐，更多的是被当作强制置入大众感官经验和日常生活的物件符号，城市居民往往成为被动审美的客体。

阿伦特说：“从物理意义看，公共场所不仅仅指一个场所，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这些人为了互相讨论问题而走在一起”。[2]“公共艺术”除了具有公共性的艺术价值外，其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包括以艺术的介入改变公众价值观，或以艺术为媒介建构或反省人与环境的新关系。这不只是超越符号性格、提供教化功能，关键是经由人、公共艺术、环境、时间的接触和遇合，批判、质疑、或提出新的文化价值与思考。

“一方面，公共艺术代表了一种愿望，试图以乌托邦的形态和场所强化观众对艺术品、环境乃至世界的体验；另一方面，它又潜在地担当着现代主义的重任，试图颠覆和质疑各种固有的价值观和偏见”。（维维安·洛弗尔 Vivien Lovell）[3]

由于当代艺术的多样性及人与人交流空间的转变，例如多媒体艺术、网络空间的存在，使公共艺术的形式和载体更加丰富多元。相较于将公共艺术静态设置在城市空间的消极态度，当代公共艺术更重视其文化属性，强调“发生”的过程。因此，公共艺术就不仅是城市雕塑、壁画、和城市空间中的物化的构筑体，它还是事件、展演、计划或诱生空间情节的都市文化孵化器。

艺术该有怎样的发展？这些20世纪初摆在现代艺术家面前的课题，又重新摆在了当代艺术家面前。对传统艺术的反叛与继承，与生活的融合，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生存发展的思考，对艺术媒介的广泛试验和探索都反映在一种新的艺术理念身上，这就是将公共、大众与艺术融合在一起的公共艺术理念。将公共、大众、艺术三者结合成一个新的综合领域是艺术走向大众的必然产物。

艺术开始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社会，“生活就是艺术”（波依斯）。当代艺术越来越注重大众的参与，可以说公共艺术代表了艺术与大众、艺术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取向。

[2]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 第5章。

[3]刘茵茵，《公众艺术及模式：东方与西方》，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第11页。

公共艺术与城市空间

城市客厅——芝加哥千禧公园

芝加哥千禧公园坐落于繁忙的密西根大道上，占地24英亩，长达1英里。这座被称为“芝加哥的前院”的千禧公园耗资4亿7500万美元，从1999年到2004年，历时6年得以落成。

千禧公园虽然严重超支，但开幕的时候仍然得到各界人士一致的赞许，获奖无数，如“最佳公共空间”设计奖。这个占地24公顷的公园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公共艺术项目，由露天剧场、过街云桥、雕塑、互动媒体构筑体、生态环境景观等，其设计原则强调数位科技、自然的景与亲民互动，新的芝加哥公共艺术指南图册将其作为重要推介游人的区域，甚至成为芝加哥人引以自豪的城市客厅。

图1 芝加哥千禧公园鸟瞰图 图片来源 <http://www.millenniumpark.org/>



图2 卡普尔 (Anish Kapoor) “云门”

出自英国艺术家卡普尔 (Anish Kapoor) 之手的雕塑作品“云门”，被芝加哥人亲切称为“豆子”，成为人们驻足聚集的艺术广场，镜面不锈钢的反射使人们与城市融为一体。



图3 弗兰克·盖瑞（Frank Gehry），杰·普立兹音乐厅（Jay Pritzker Pavilion）

杰·普立兹音乐厅

建筑师弗兰克·盖瑞（Frank Gehry）设计的杰·普立兹音乐厅（Jay Pritzker Pavilion）（图3），是一个可容纳1500人的露天音乐厅，舞台上端以雕塑的造型手法构建了富有张力的棚顶，大型室外露天剧场则由纤细交错的钢构在大草坪上搭起，网架式的天穹营造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公共空间。跨公路连接千禧公园和戴利两百周年纪念广场的蛇形的BP桥（BP Bridge）也出自弗兰克·盖瑞之手（图4）。

图4 不锈钢蛇形桥体在材质、造型语言上与雕塑化的露天剧场舞台顶棚形成整体视觉呼应。

